

散文

访太昊陵

杨海蒂

承蒙友人邀约,终于有了向往已久的周口之行。

大清早,周口第一站启程。这片古代中原的兴盛之地,在我眼前展现的沿途景观,是一幅车水马龙、民丰物茂的巨画。龙湖之畔,矗立着为祭祀太昊伏羲氏修建的大型陵庙——太昊陵。门外熙熙攘攘,人们摩肩接踵,十几支队列等候入内,队首高举黄绶青龙旗,人气之旺,让我惊叹。

至少在春秋时期,太昊陵就存在了。汉代曾在太昊陵前建祠,唐、宋两代帝王下诏扩建陵园。现存伏羲陵为明正统年间在太昊之墟上所建,明清两代多次增建修葺。古往今来,多少琼台玉宇、帝宫王府,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弭不见,这座陵庙合一的太昊陵,却越来越盛大、壮观。

不知从何时起,太昊陵庙会诞生了。古时,太昊陵庙会由朝廷主办,汉光武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宋真宗、明太祖等皇帝,或颁诏建陵,或自制祝文,或亲临致祭,大施德化之道。明清两代,前来谒陵致祭的大臣不计其数。时移世易,太昊陵庙会由祭祀“三

皇之首”演变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

活动。太昊陵由墓地和庙宇两部分构成,整个陵园建筑以陵墓为中轴线,从南到北依次有四座门、三座殿。第一道门是午朝门,两侧八字墙,三间式大门,“开天立极”四个大字用了盛大庄严的金黄色,大开大合的布局,师古而不泥古的建筑,将气势与美感完美融合。导游在我们游览时介绍:“周口淮阳古称陈,也称宛丘,伏羲在此建都,相传伏羲画八卦图的灵感,就来自淮阳龙湖中的白龟。据说这只白龟已经活了数千年,是天地间的灵兽。伏羲来到龙湖畔,看到湖中游荡的白龟,观察白龟的形态,发现其背部的纹理与天地间的阴阳五行有着密切的联系,于是据此创造出了八卦图……”

钻过密密匝匝的人群,过道仪门,几百米外,是台阁式的砖拱大门——先天门。先天门也是豪气干云的大手笔,风格既传统又现代。无法而法,乃为至法。拥挤拥挤一路向北,抵达太昊陵的中心门户太极门。太极门沉重,素裹抱朴,门楣上的蓝

色匾额,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“太昊伏羲之陵”六个大字法度严谨,闪耀着远古文明的光芒。在太极门之北,雄伟的通天殿巍然耸立,壮美得恰到好处,是一种大俗大雅的境界。再往北,就到了陵园正中的统天殿,它是整座陵园的最大建筑,宏大而雄奇,大殿的飞檐斗拱、红墙黄瓦、龙凤屋脊,显示着神圣威严,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伏羲神像供奉在统天殿内,炎帝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环立左右。在庄严的器乐声中,在冲天的爆竹声中,人们络绎不绝前来焚香跪拜,虔诚地表达对始祖的崇敬。统天殿后,依次为显仁殿、寝殿、伏羲墓。显仁殿面阔七间、进深五间,高台走廊、巨柱林立,人首蛇身的女娲娘娘塑像端坐其中。寝殿是整个陵庙最高的建筑,明太祖朱元璋亲书的御碑静静矗立一旁。

伏羲墓形如山丘,上圆下方,象征“天圆地方”。墓前巨大的青石墓碑上,“太昊伏羲”大字依稀可辨。陵墓前的两棵古柏,2000多年了,依然绿意葱茏,苍劲躯干上长出的“耳朵”,

成为游人争相目睹的奇观。陵墓后的著草园,既有想象力又务实,乃淮阳八景之一的“著草春荣”,传说伏羲就是用著草结合白龟背部纹理“揲著画卦”的。

热闹的庙会大戏台与肃穆的陵墓相隔不远,演员在舞台上唱着豫剧,台下近千名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毗邻戏台的文玩展销馆,展示各种本土文创产品,它们是历史的标本,也是时代的符号,其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阳泥泥狗最为抢手。穿过展销馆,便是“伏羲书展”,偌大的展厅里,阅读者聚精会神读书,购书者专心致志挑选……

从展厅出来,只见四面八方涌来的人们还在川流不息地往里进。太昊陵东西向,也是廊回路转,同样门殿重重,有钟楼、鼓楼、三才门、五行门、东华门、西华门……随着人群绕行一圈,至少还要两个小时。那这就回就留遗憾吧,下次再来也有借口。

太昊陵,大矣哉!
(转自2025年5月15日《中国文汇报》)



峨眉山风光

史学杰 摄

随笔

诗意的抵达

王猛仁

诗,在我的成长与生活细节里,几乎承担了生命的意义和心灵的承诺。某种程度上,就我的认知而言,如果生活里缺乏诗意,就失去了前行的目标,缩减了生存的空间,缺少了平日里的宁静。只有经由我们的诗化语言生成这些精妙的文字之后,生活才有质量,生命才有价值,这个社会才值得信赖。我的诸多生活要素,要从爱上诗的那一刻开始。

年轻时,无聊、繁重的乡村劳动,让我感受到了艺术的神奇、文字的力量和诗意的魔幻。当我从报刊上读到那些漂亮的句子和长短不一的字词,我对尘世间的一切,看得更加清楚,它们更真实与具体的意象。一首至真至纯、韵律优美、哲思深邃的好诗,让我领悟到了字词与语言之间的不解之缘,因为只有读到有所隐瞒的真实时,才会找到美,找到批判与讽刺,找到世俗生活里的真正词语。

只有坚信纯正与真实的创作,才有可能拓展生存的空间,才有作者在专业层面上的一席之地。我们必须认识到,远行的途中,必须有所思、有所悟、有所为,不能将简单的变为复杂的、将平庸的变为有生趣的、将粗鄙虚幻的蜕变为真实可信的。我喜欢诗,就像我迷恋瞬间出现的孤独、焦虑、渴望与漂泊一样。写诗不能因为抗议与褒奖而过多地滥用语言,应该通过抑扬顿挫让某种光影、某种思考、某种疯狂渗透进来,并把自己的语言引向智慧与炫目的境地。同时,还必须经过漫长的修炼并艰难隐忍,甚至忘却无数的责怪与嘲笑,方能步入超拔于世间万物的自然神奇,以及被那个神奇之物统治的诗歌王国。在一首纯熟的作品之内,作者要有打破

固有语言逻辑的能力,还要有在这种荒谬的语词之下发出自己真实心灵呐喊的能力,并以精益求精的睿智始终与诗歌创作的本真携手,在深夜的道路尽头,让一盏灯一直亮着。

从那一刻起,我就慢慢地向诗歌的语言靠近,企盼有一天,在斑斓多姿的欢乐中,升腾起对生活的挚爱,对未来世界的热切渴望。现实生活中,诗真的很重要吗?诗只是一种语言,它有别于一花一草、一山一水,但它可以徘徊并深陷于一束花的泥潭,它可以渗透枝叶的思维和一架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。它的全部,是始终维系着的拟人的河岸和无尽的旷野,最终,向人类发出大自然的苍凉和苍老的叙述。我常常一个人,在厌倦的沉默中无所事事,在目光所及中,迷失于苦恼的田园、山川与无聊的荒丘。寻觅着,在某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陌生的人,追踪着不确定的事物,努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歌。其实,人烟稠密且芜杂诡变的都市中,很难追寻我们的目标和道路,那些荒凉、单一、匮乏的题材,明显让我感受到诗意的呆滞和语言上的陈腐。事实上,好的诗歌语言,具有隐性自我繁殖又自我约束的特异功能。它们像一棵古树,根系十分发达,并不断地向四处蔓延,留下诗歌的疤痕。

我知道,一个人想写下一首流行的好诗着实困难。在作者一生疑惑且苦涩的意识中,从创作的第一天开始,某种疯狂、叛逆、放荡、自我、神秘的生命便随之而来。在文字酝酿、架构的顶端,就糅入了精致善变和细致入微的情感色彩。像我们一样,试图寻找着能够体现自我的真实记录。这些叛逆、这些忧伤、这些与生俱来的

舞。在疲惫的有限记忆里,尽管固有的形式消散了,但古老的东方文字熔炼出来的亦真亦幻,却在现实中有待成形的作品里自然生成。真正有价值的东西,很难在瞬间被模仿、被打破。那儿,只有诗人与他的诗共存;那儿,只有语词与语词之间进行着冒险。它们,同为年轮跃进的华彩,且异常浓重、热烈。

正因为如此,诗人的使命,就是让自己的语言与众不同,就是让想说不敢说、想言不能言的句式打破沉默的宿命,营造能够相互沟通、相互汲取、相互批评的磁场,让生活里的一切与诗歌里的一切同等重要。说白了,诗性的智慧就是隐性的智慧。在听不到的回声中,应该让这种智慧被放大、被渲染、被释放。我喜欢那些来自民间的、抒情的、流行的叠句范式,在自由的基础上创作出的有韵味的作品。这些天然的能够飞翔的诗歌,应该面对所有的人,成为不朽之作。对于一些东拉西扯的螺旋状或循环状的诗,有时又围绕着一个晦涩、单一、匮乏的题材,明显让我感受到诗意的呆滞和语言上的陈腐。事实上,好的诗歌语言,具有隐性自我繁殖又自我约束的特异功能。它们像一棵古树,根系十分发达,并不断地向四处蔓延,留下诗歌的疤痕。

我知道,一个人想写下一首流行的好诗着实困难。在作者一生疑惑且苦涩的意识中,从创作的第一天开始,某种疯狂、叛逆、放荡、自我、神秘的生命便随之而来。在文字酝酿、架构的顶端,就糅入了精致善变和细致入微的情感色彩。像我们一样,试图寻找着能够体现自我的真实记录。这些叛逆、这些忧伤、这些与生俱来的

亲和力和意愿,会被我们熟悉的原始意象所融化,又被一种更高尚的爱所驱使,并为其提供艺术化和音乐化的开启,让一个诗者,顺利踏上诗歌的冒险之旅和奇迹之旅。这些年,我创作了不少有真情、有意识的作品,其间,有我词语的欠缺与不安,也有我燃烧着的对信仰的渴望与求真向善的坚强意志。这些持续努力的坚守,是我不断进步、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。有不少读者认为,我的诗流露出的是高涨的激情、才情,还散发出特有的心智和恒定的风格。说实在的,每个人都有写作特色,我坚守并保持不变的,是自己追索的一种意象,在经历了骤然降温后,仍然能使清晰的思想尽快回暖。

我深知,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打造自己,力求创作出不同的存世作品。现在,我的人生已步入新的旅程,就年龄层面来看,也就是寒夜里的风中一烛。回忆与怀念,是艺术生命里最重要的构成。一句话、一声呼唤、一个耀目的形象,都会沉睡于我们的内心,并与我们的生命紧密相连。我很幸运,诗的世界总会在我的日常中频频现身,如同月光下遥望夜的女儿。也许它来自星空,又回归星空;也许它来自黑夜,又回归黑夜。是的,每当月夜降临,那么多诗意的繁星从眼前掠过,又瞬间迷蒙光明璀璨的平原时,灯火依旧,岁月有痕,但却不同往昔。我有一句诗:“它们是受伤的石子,无论白天和黑夜,始终摆脱不了那个被点亮的夜晚。我在想,行走在文字之上,如同抵达的第一天,那么冷,那么黑。”此时,我的思想正如德瑞克·沃尔科特诗里写的那样:“这一天将要到来,那时,你会兴高采烈,迎接自我的抵达。”

散文

葡萄花开花落

程方

庭院面积不大,也就六十多平方米。建成那年开春,我站在砂浆砖块砌成的院子里,感觉自己和居住环境之间缺少一点过渡。花,过于娇情,虽香气怡人却有花粉随风飘散,加上花期不一,所需水土、温度、湿度各异,养护要颇费些功夫,会把简单生活复杂化;种一棵普通的树,年复一年,树冠、树根的侵略性可以预见,院子空间难以持续承载。经过几番利弊权衡,选定了葡萄树。

屈指数来,院子里葡萄树已经有十八岁的年龄,如今已经是枝藤满院。和人一样,花样生命已历经诸多四季,每年都报送给其成长的欣喜。又一个春天来了,葡萄树像睡足了婴儿,蹬蹬腿,伸个懒腰,明眸善睐,努力寻找生命里的那份至爱。

阳光陪着微风在院子里悠闲地流动,轻轻爱抚着葡萄枝藤。毛绿的芽从枯瘦的枝条上艰难地抽出来,不知是新的枝丫急于体验生命,还是母体催促的因素,从抽芽到葡萄显胚、葡萄花开,时间很仓促,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了。小蜜蜂非常专注,孜孜不倦地采着花蜜,五角星状的葡萄花瓣被蜜蜂的小脚抓挠着,被高频率扇动的翅膀拍打着,不断从枝叶间掉落下来,纷纷扬扬,散发着花香。偶有一两只白色蝴蝶大大咧咧地穿梭在花间,一副没有目的、很不安分的模样,让人摸不透它是因葡萄花过小而生出了嫌弃,还是为凑热闹而逢场作戏。

我推开房门,面对葡萄树下细细碎碎麻麻点点铺了一地的花瓣,闻着香而不腻的气味,居然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想起“白日不到处”的苔花,已然有

了诗人袁枚为其写颂歌,而同样不虚张声势、不哗众取宠的葡萄花却缺少了应有的赞誉,其实她何尝不是“也学牡丹开”呢?

葡萄树生性随和,高也成,低也就,不娇揉造作,不附庸风雅。枝条任由牵拉,生长不择地势,盛夏为庭院遮阳挡暑,秋后为庭院挪让出一地阳光。葡萄树落叶后,会因过度劳顿而呈现落魄的枯藤模样,树皮虽龟裂断裂,枝干却依然曲直分明。谁都不会相信,在这落魄的枯枝老藤里还涵养着生命的脉动。尽管历经生死挣扎,呈现出让人误解的表象,她依旧可以坚强而自信地挺进来年春天。

新掉落的葡萄花还保留着淡雅的绿,时间久了又变成焦灼的黄。我从葡萄架下走过时总心存斗争,不知该不该踩着她们过去,面对貌似一息尚存的生命状态,即便不能拯救,也不愿叠加伤害。

我站在葡萄树下,用心倾听花瓣落地的声音。花瓣触地的一瞬,有声音向四处传播。我知道那不是风声,没有风声的柔和,也不是雨声,没有雨声的急促,而是奔赴成熟的旅程中,一声声游移在我听觉缝隙里的情然。哪怕离开现场,无论在嘈杂环境还是僻静场所,这声音也一直跟随着我,达观、悠长、缠绵,富含韵律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脑海里始终回响着葡萄花落的声音,簌簌渺渺。终于,我恍然大悟,每一次花落都会脱胎出一个晶莹的生命!

其实,葡萄花并不需要我穷思竭虑地为她写些什么,那花落地的声音,就是一曲颂歌。

墨香与流年

——我与《周口日报》共成长

毕雪静

我不记得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过多少篇文章,只记得这些文章留给我的感动。

我在《周口日报》发表的第一篇千字小文是《微笑如歌》。那时我刚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母校——西华一高教书。我豪情万丈,披星戴月,我想过许多职业生涯中梦想成真的高光时刻,就是没想到会有一盆冷水等着我。我当年的地理老师王峻岭告诉我,学生反映我说话像打机锋,他们听不懂。满腹委屈顿时化作倾盆大雨,我想找学生理论,想问问他们是听不懂还是根本没有听。我气冲冲地走向教室,不知道为何,到门口却改变了主意。我偷偷擦汗,像往常一样,微笑着将书放到讲桌上,没有废话,直接开讲。不同的是,我有意放慢语速,也将学习重点认真写在黑板上。学生觉察到了我的变化,渐渐喜欢上语文课了。期末考试,我们班的总成绩排在全县第一,我也因此获得县里颁发的语文学科“优胜奖”证书。我把这段经历写进文章里,投给《周口日报》,竟然发表了。我虽然从小喜欢读书,但从不敢想自己的文字会变成铅字。投稿成功,我的热情被点燃,教课之余开始写作。

1996年是我作为西华一高的“富余人员”到大王庄乡初中任教的第二年,辛苦委屈又无助的日子里,写作成了我排遣心中烦闷的方式。这一年的教师节,我收到一封信,还有一条丝巾,是我教过的学生李睿寄来的,当时她已考上大学。她说因为遇见我,她的语文成绩才越来越好。她知道了我的情况,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,寄一条丝巾表达感谢,想象我临风而立的样子,一定还如初见时那般优雅。她说,无论在哪里,我们都是他们那一班学生心中最好的老师。我痛哭一场之后,把学生的信和我的几段读后感抄写下来寄给《周口日报》,没想到编辑老师不仅把我和学生的文字都选用了,而且加了编者按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,文

章发表后,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,有鼓励,有安慰,也有表达敬佩之意的。因为这篇文章,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,后来学校的领导和同事还帮我收集报纸,这份情谊让我铭记终生。

因为热爱读书、写文章,我们家被评为2016年周口市优秀读书家庭,我成了孩子的骄傲。而让我骄傲的是,自己凭借这些文章有机会认识了本土著名作家刘庆邦。第一届刘庆邦文学创作研究会在沈丘召开的时候,我本来是和诗人李俊颖老师一起去的,分组讨论的时候却被董素芝老师拉进了散文组。之前她并不认识我,凭感觉认为我是写散文的,我也因为读过她的文章一直心存敬佩。讨论会上,大家侃侃而谈。回来后我写的《遇见》,很快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了。

2018年8月,我支教新疆哈密,写作成了我孤独寂寞时光里的慰藉,我写的支教故事有好几篇都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上。关于我的通讯报道也多次出现在报纸上,让我对《周口日报》的感情又深了许多。在我最困顿、最孤单的时候,是《周口日报》为我打开了一扇窗,它见证了我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变化。因为文字,我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,我们在文字里徜徉,分享感悟,互相鼓励,结伴前行。

我常想,月亮里没有嫦娥和桂花树该是多么寂寞和荒凉,却不敢想,如果没有《周口日报》,我的生活会怎样。年轻的时候,我也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,幸运的是,有了《周口日报》的鼓励,我的生命没有在没有希望的劳作中慢慢消耗。我在追光的过程中,终于找到一块地,把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土里,踏实安静地生长。

《周口日报》即将35周岁,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。回顾这三十几年的陪伴,我内心更多的是感恩,感谢《周口日报》让我变成内心笃定的人,让我保持热爱,追光前行。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-2025.8.1